

日语结果构式的特征考察

上海外国语大学 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许慈惠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国际商务外语学院

黄 晋

[摘要] 不同类型的语言,其结果构式所体现的特征也会有所不同。我们认为,日语的结果构式与动词的语义构造、结果局面的显现、结果副词的指向以及构式中各成分语义特征的相配性等都有密切的关系。分析结果构式中各成分的语义特征以及相互之间的语义关系对深入理解句子内部构造、明确结果构式成立条件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关键词] 结果构式 语义构造 结果副词 非对格性

DOI:10.13508/j.cnki.jsr.2015.01.002

引言

日语的结果构式,简言之,即是“名词を+结果副词^[1]+他动词”或“名词が+结果副词+自动词”形式的一种句法结构,它描述动作、作用发生后动作对象或作用主体所处的结果性状态,注重的是对结果情状的考察。例句(1)、(2)即如此,前者表示「染める」动作作用导致「髪」的颜色发生变化,最终结果为「黒い」的状态;后者表示「空」发生「染まる」变化后,颜色变成「赤い」的状态。显然,它们分别描述他动词作用结果的对象或自动词变化结果的主体的性质、属性。

- (1) 髪を黒く染めていたが、やはりマリア・テレサだった。^[2]
- (2) 日の暮れかけた夕方、西日で空が赤く染まっていた。

问题是并非所有的名词、结果副词加他动词或自动词组合的“名词を+结果副词+他动词”或“名词が+结果副词+自动词”的句式都成立。就是说,结果构式的成立,除了其中三种成分之间的语义有缘性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如例句(3)、(4)虽然在形式上符合结果构式的句法结构,但却是错句。我们要表达表示动作结果的“将金属敲打

平整了”、“她砸罐子砸得筋疲力尽”的意思时,须分别用(3')、(4')的表达方式。

- (3) ×金属を平らに叩いた。
- (3') ○金属を平らに叩き伸ばした。
- (4) ×彼女は壺をクタクタに割った。
- (4') ○彼女は壺を割るのに疲れてくたくたになった。

(影山 1996: 209-211)

(3)与(3')的差异就在于动词「叩く」与「叩き伸ばす」上,前者是单纯动词,只表示动作,后者是复合动词,表示的是动作加结果。显然,两个动词的语义特征并不相同。(4)与(4')的差异在于副词「くたくた」,在(4)中其修饰的是他动词「割る」,在(4')中则是自动词「なる」的必须项^[3]。其结果,前者不成立,后者成立。

可见,结果构式的成立并非句法构式符合条件即可,而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只有当句法与语义同时符合结果构式的条件时,才能形成正确的结果构式语句,传递人们所需的信息。既然日语结果构式是由名词、结果副词、动词三种成分构成,那么,结果构式的成立,这三者分别需具备怎样的语义条件?三者之间需具有怎样的语义关系?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考察,解析日语结果构式的成立条件以及内在特征等。

1 先行研究

作为语义学与句法学的结合点,结果构式在近30年间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展开了一系列深入的讨论(影山1996;鹭尾1997;影山2001;小野2007等)。这些研究主要通过日语与英语的比较,分析日、英语结果构式的体系差异。影山(1996)指出,在结果表达方式方面,相对于英语倾向使用“动词+直接宾语+结果宾语^[4]”的句法结构,日语则更倾向于使用V1+V2型的复合动词,其中V1表示具体动作,V2表示伴随动作所产生的动作对象的状态变化。如:

(5) a He pushed the door open.

b ドアを押し開けた。(影山1996:208)

的确,如例(5)所示,在这两个例句中同样表示动作所指的结果,日、英语句法结构不同,英语用结果构式,日语则用复合动词。但是,用复合动词表述动词所指结果,并非日语语言现象的全部。事实上,日语中与英语类似的结果表达方式也非常普遍,如例句(1)、(2)就是日语中常见的、典型的结果构式。日语结果构式中的结果副词与动词之间是一种修饰与被修饰的关系,只不过这种修饰关系的形成机制比典型的副词性成分直接限定动词语义的修饰关系复杂得多。以下将详细分析日语结果构式中各成分的语义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考察日语结果构式成立的内在动因。

2 动词的语义特征

2.1 动词四分类与结果局面

既然结果构式表示的是动作作用实现后动作对象或作用主体的结果性状态、属性,那么结果构式中的动词语义本身必然包括成就结果性状态的语义要素,才能使动作对象或作用主体处于结果性状态,在此简称“结果局面”(以下相同)。而动词的语义射程是否包含结果局面,与动词本身的语义构造密不可分。事实上并不是任何动词的语义构造中都含有结果局面。

众所周知,动词是描述客观世界活动、状态、事情的一类词。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动词可分

成许多小类。影山(1997)综合 Vendler(1967)提出的英语动词四分类法,根据日语动词的语义构造,将日语动词分为四类。

a 状态动词[STATE[]_Y BE AT-[]_Z]

b 活动动词[EVENT[]_X ACT ON-[]_Y]

c 到达动词[EVENT BECOME [STATE[]_Y BE AT-[]_Z]]

d 达成动词[EVENT[]_X ACT ON-[]_Y] CAUSE[EVENT BECOME[STATE[]_Y BE AT-[]_Z]]^[5]

(影山1997:6)

a为状态动词,用BE来表示状态性,如「ある、聳える、富む」等,这类动词描述的是一个持续、静止的存在状态,这样的状态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而不发生变化也就不可能产生结果性状态。总之,该类动词的语义构造只含事物存在这一状态,不含导致结果局面的语义要素,没有结果局面。(图1)



图1 a 状态动词与结果局面

b为活动动词,ON部分划虚线,表示可有可无。如果没有ON、只有ACT部分的话,该活动动词是自动词,如「走る、泣く、寝る」等;如果有ON,为ACT ON时,动词是具有作用对象的他动词,如「食べる、読む、叩く」等。这类动词描述的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动作行为,强调的是时间轴上动作活动的延续。其语义构造不含活动的起点和终点,即割舍了起始以及终止,截取的只是动作起始后至动作终止前的活动段。该类动词的语义构造只含动作活动,与a状态动词一样,也不含导致结果局面的语义要素,没有结果局面。(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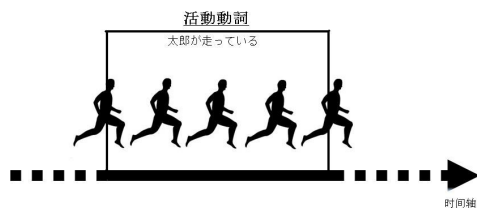


图2 b 活动动词与结果局面

c为到达动词,表示事物瞬间变化(BECOME)

后所处的状态,如「割れる、染まる、乾く」等。这类动词描述的是主体产生的瞬间变化,并随之产生的结果性状态。虽说结果局面的产生必定有外因作用,但它并不在动词语义的射程之内。该类动词的语义构造含产生变化“结果”一项语义要素,存在结果局面。(图3)



图3 c到达动词与结果局面

d为达成动词,它是b活动动词与c到达动词语义构造一体化的结晶,其语义构造有“活动+结果”两项,既包含活动动词的语义要素,也包含到达动词的语义要素,是从一段持续活动到瞬间变化,再到变化后结果状态产生的统一体。这类动词描述动作行为从发生、进行到变化、再到变化后的结果状态的一系列行为,语义构造最丰富。「割る、壊す、立てる」等表示状态变化的他动词和「上げる、下げる」等表示位置变化的他动词就属于该类动词。毫无疑问,该类动词的语义构造中含有导致结果局面的语义要素,有结果局面。(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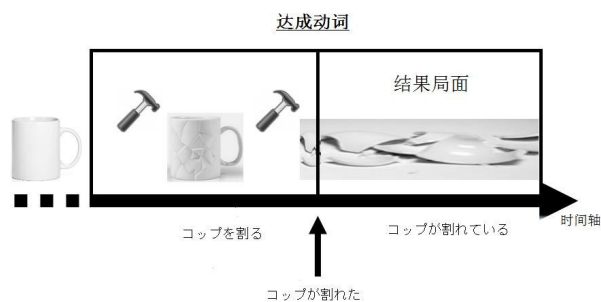


图4 d达成动词与结果局面

日语四类动词语义构造中结果局面存在与否可简单归纳为下表1。

综上所述,日语结果构式描述的是动作作用发生后,动作对象或主体发生变化后所处的结果

表1 日语四类动词语义构造中的结果局面

动词	状态动词	活动动词	到达动词	达成动词
结果局面	×	×	○	○
结果局面	×	×	○	○

性状态,因此,可以说动词本身的语义构造中结果局面的有无是日语结果构式成立的必要条件。只有包含状态变化后结果状态语义构造的动词才有可能表示结果局面,而不包含状态变化后结果状态语义构造的动词则无法表示动作作用后的结果局面。换言之,只有具有表状态变化 BECOME [BE AT-[State]] 语义构造的动词才能使用结果构式,满足语义的实现。而c到达动词与d达成动词正具备这样的语义构造。反之,不具有状态变化,也不存在 BECOME [BE AT-[State]] 语义构造的a状态动词和b活动动词则无法使用结果构式。

2.2 结果构式中的配对自他动词

日语中存在着大量形态、意义上相对应的自他动词。这些对应自他动词一般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在词形、词意上具有相同部分,二是句法结构上他动词的宾语对应自动词的主语(须贺1995:122),如「ローソクの火を消す/ローソクの火が消える」的「消す」与「消える」便是如此。我们将这样的对应自他动词称作“配对自他动词”(以下简称“配对动词”)。例如:

割る／割れる	壊す／壊れる
折る／折れる	切る／切れる
崩す／崩れる	汚す／汚れる
染める／染まる	伸ばす／伸びる

每一组的左方是配对动词的他动词(以下简称“配对他动词”),右方是配对动词的自动词(以下简称“配对自动词”)。我们发现,配对自动词即是c到达动词;配对他动词即是d达成动词,两者都能构成结果构式。

- (6) a マーフィーが瓶のコルクを抜くと、シャンパンがナイアガラのように噴き出して、彼女の寝間着をびしょびしょに濡らした。
b 枕はびしょびしょに濡れていて、まだ乾

いてませんでした。

(7) a ついにあきらめて、飾り結びの下から包み紙をびりびりに破って、そのまま床に落とした。

b 服はぼろぼろに破れ、片そでは前腕に応急手当をするために引き裂かれている。

(6)aの「濡らす」、(7)aの「破る」都是配对他动词、达成动词，它们活动持续一段时间后会产(6)bの「濡れる」、(7)bの「破れる」的变化，导致结果局面产生。这样的配对动词之所以能够构成结果构式，与它们的语义构造密切相关。以下将考察其内在动因。

配对他动词与非配对他动词即一般活动动词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该类动词语义中是否包含导致动作对象发生变化的语义要素(早津 1995: 182)。配对他动词语义中包含导致动作对象发生变化的语义要素，如「コップを割った」表示「コップ」在「割る」动作作用后发生了形状的变化；「牛乳を温めた」表示「牛乳」在「温めた」动作作用后发生了温度的变化。动作对象在经过这些变化后必然处于一种新的状态，从原先完好无损的状态变化为破碎的状态，从原先完好的(温度)状态变化为热的(温度)状态。我们发现配对他动词的语义构造中含结果局面，这正是其具备构成结果构式的先决条件。

如果说配对他动词的语义构造可以分解为“活动+变化结果”两个语义要素的话，那么日语中有一类词则专门表示配对他动词中“变化结果”的语义要素，这就是配对自动词。这类动词摒弃了配对他动词语义构造“活动+变化结果”中“活动”的语义要素，只描述主体的“变化结果”。例如，「コップが割れた」表示「コップ」在经过「割る」作用后处于「割れる」的状态；「牛乳が温まった」表示「牛乳」在经过「温める」作用后处于「温まった」的状态。主体在发生变化后处于一种结果性的状态，因此说配对自动词也同样具备构成结果构式的条件。

反之，非配对他动词的一般活动动词的语义结构中则并不含导致动作对象发生变化的结果局面的语义要素。例如，就语义范畴本身而言，「ボールを蹴る」中的「ボール」并不会因为「蹴る」的动作作

用而发生任何性质状态上的变化；「針を使う」中的「針」不会因为「使う」的动作作用而发生变化^[6]。这类动词关注的只是行为活动本身。由此，我们发现活动动词的语义结构并不包含变化性结果，即不包含结果局面，因此，也就不具备构成结果构式的条件资格。

3 结果副词的作用

动词及由动词为中心生成的各种句子描述人类生活中的一系列事态，这些事态可用“动作链”(action chain)来理解。影山(2001)将「父が包丁でスイカを真二つに切る」一句所描述的事态绘图如下。(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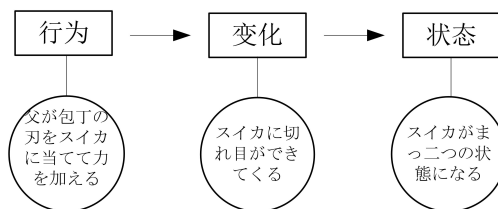


图5 动作链

动词所表示的事态既可以是“动作链”中“行为”、“变化”、“状态”各自独立的部分，也可以是一体化后的事态。如：

(8) 私は今、アインシュタインの相対性理論の本を読んでいますが、相対性理論はすごい考え方です。(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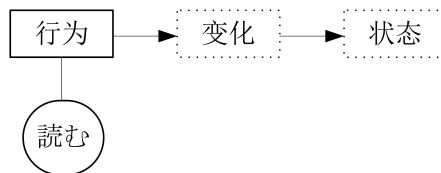


图6 活动动词“行为链”

(9) そしたら運悪くガラスにあって、ガラスが割れた。(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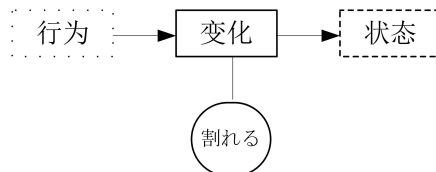


图7 到达动词“行为链”

- (10) また皿を割ってしまったのか! 何度同じことを言ったらわかるんだ。お前は洗い物すら満足にできないというのか。(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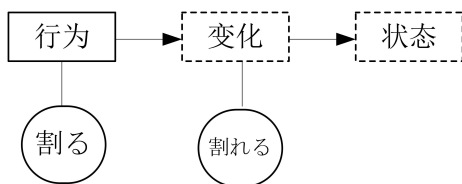


图8 达成动词“行为链”

(8)的「読む」为活动动词,只表示动作链中“行为”这一单一的事态,不包含之后的“变化”及“状态”部分;(9)中「割れる」为到达动词,语义内涵只指动作链中“变化”一个事态;(10)中「割る」为达成动词,其语义内包含动作链中“行为+变化”两个事态。

虽然到达动词与达成动词能构成结果构式,但一般来说,我们并不将(9)、(10)((9)中「割れる」为到达动词、(10)中「割る」为达成动词)视为结果构式。这是因为排除特殊语境因素的话,(9)、(10)所描述的事态并未延伸至动作链中的“状态”环节。而结果构式关注的是动作作用后动作对象或作用主体的结果性状态,只有当这种结果性状态的语义要素显现时,结果构式才成立。因此,要使得(9)、(10)成为结果构式,必须要有表示动作作用发生后动作对象或作用主体的结果性状态语义要素的参与,而这样的成分即是结果副词。试看例句。

- (11) a ガラスがこなごなに割れた。

b 皿をこなごなに割った。(作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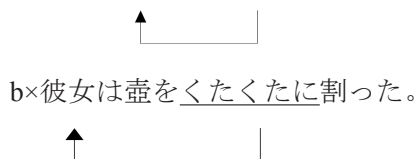
「こなごなに」之所以为结果副词是因为「こなごなに」表示动作作用发生后动作对象或主体发生变化,处于某种结果性状态的缘故。众所周知,语言交际总要符合人们信息传递的需要,它必定在一定的语境中进行。因语言主体心理状态不同,交际任务不同,意欲传达的信息结构不同,注意力和视觉焦点也会随之不同。尽管(9)、(10)动词的语义构造本身都含有结果局面,但是因为缺少表示结果局面的副词的加入,句子所传达的信息仅为动作链中“变化”或“行为+变化”环节,却没有变化的结果性状态。而(11)则因「こなごなに」这一表示动作链中变化结果的结果副词的共现,

得以将“动作链”中的“状态”部分显现,从而成功地使语义表达扩展到变化后的“结果状态”这一部分。由此可见,结果构式的成立,除了动词必须是含有结果局面语义要素的到达动词或达成动词外,还必须要有表示结果局面的结果副词的参与。

4 结果副词指向限制

一些先行研究(影山 1996; 鹭尾 1997; 小野 2007 等)指出结果构式中关于结果副词的一个重要原则,即“直接宾语限制”^[7]。它指在动词为他动词的结果构式中,结果副词指向句中宾语(即动作对象)的结果状态,而不是主语(即动作主体)的结果状态。试看例句。

- (12) a 彼女は壺をこなごなに割った。



(12)a 的结果副词「こなごなに」语义指向的是动词「割る」的动作对象「壺」,表示「壺」在经过「割る」作用后呈现的结果状态。a符合句法的语义结构,是正确的。而b的结果副词「くたくたに」语义指向的则是动作主体「彼女」,表示其在经过「割る」动作后的结果状态。但是,这个意义上的结果状态并不符合句法的语义结构,因此为错句。也就是说,该场合我们不能用结果构式,而只能用诸如「彼女は壺を割って、くたくたになった」的非结果构式。这一语言事实表明,他动词的结果构式中的结果副词只可能指向动作对象,而不可能指向主体。换言之,只有结果副词指向他动词的动作对象时,结果构式才成立。

我们认为,“直接宾语限制”在本质上就是结果副词的语义指向问题,可以称作“结果副词的语义指向原则”。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结果副词指向不仅局限于他动词的情况,自动词的结果构式也同样有结果副词,也有其语义指向问题。自动词不存在动作对象,结果副词自然也就不可能指向动作对象。因此,不得不说,“直接宾语限制”原则虽然是生成正确的、符合句法的结果构式的

一个重要标准和前提,但它仅指出了结果副词语义指向的一半现象而已。

日语的自动词并非单一的词类,根据“非对格假说”^[8],可以将自动词分为“非能格自动词”,即通常所说的「スル」型自动词和“非对格自动词”,即通常所说的「ナル」型自动词两类。两者的主语在句法上功能不同,前者主语为动作行为发出者,即施事方,该类动词表示行为者的意志行为,如「遊ぶ、泣く、泳ぐ」等;后者主语为动作行为对象,即受事方,该类动词表示动作行为对象发生的变化,如「割れる、付く、なる」等。

在句法结构上,他动词句必须包含两个必须项,外项为动作行为发出者,即施事方,内项为动作行为的对象,即受事方。而非对格自动词句和非能格自动词句只有一个必须项。其中非能格自动词句只有外项,即动作行为发出者,施事方;非对格自动词句只有内项,即动作行为的对象,受事方(何2005)。这三类词构成的句子的句法结构图如下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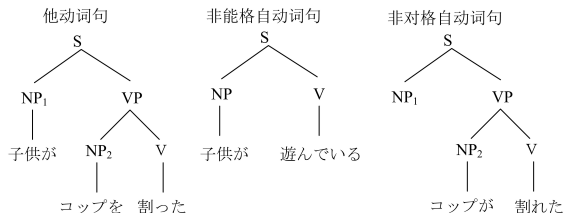


图9 他动词句、非能格自动词句、非对格自动词句句法结构对比图

从图9可以看出,非对格自动词的句法结构与他动词句的句法结构非常相似,即非对格自动词的主语发挥着与他动词宾语相同的功能。

再回到结果构式的话题,由于结果构式成立的动词必须为含有结果局面的动词,而非能格自动词多为活动动词,无法构成结果构式,这也就意味着结果构式中的自动词只能是非对格自动词。如上所述,非对格自动词的主语具备与他动词宾语相同的功能,在他动词结果构式中结果副词指向且只能指向句中宾语的情况下,必然地,非对格自动词结果构式中的结果副词也必定指向与他动词宾语具有相同功能构造的主语。如:

(13) その後、長男も元気で生まれ、二人の子供はそれぞれ健康に育った。

(14) 秋になると山が赤く色づき、冬は木々が雪で白く染まり…と、季節ごとに表情は一変。

(15) つつじのつぼみが大きく膨らんで、赤、白、ピンクの花の先端が、茂った葉の間のそこそこに見える。

(16) 角笛のほうが壊れて、粉々に割れてしまった。

(13)~(16)句中分别有非对格自动词「育つ」、「色づく」、「染まる」、「膨らむ」、「割れる」构成的结果构式,句中结果副词「健康に」、「赤く」、「白く」、「大きく」、「粉々に」的语义指向分别指向各结果构式中的主语「二人の子供」、「山」、「木々」、「つつじのつぼみ」、「角笛」,表示变化发生后主体的状态。可见,自动词结果构式中结果副词指向的是句子的主语,即变化的主体。

概言之,结果构式中的动词性质以及结果副词的指向可归纳为下表2。

表2 结果构式中动词性质及结果副词指向

动词性质	动词语义构造	动词自他性	动词非对格性	结果副词指向
状态变化动词	到达动词	配对自动词	非对格自动词	主语、变化作用主体
	达成动词	配对他动词	——	宾语、动作对象

5 语义特征相配原则

众所周知,词与词之所以能够组合,就在于两个词之间语义特征的相配性。如果两个词的语义特征相悖,它们就无法组合,构成合乎语法的语句。例如:「×丸い三角形」、「×ジュースを食べる」等都是不成立的。许(2002)指出,这是因为「丸い」的语义特征决定了它所修饰的、表述的只可能是具有圆形特征的事物,与「三角形」这个表非圆形事物的语义特征正好相悖,因而两者无法组合,以构成表示事物属性的修饰与被修饰关系。「食べる」的语义特征规定它所能组合搭配的宾语必定为表示固体概念的食物,它与「ジュース」这个表示液体食物的语义特征相悖,因而两者也就不可能组合。语义特征的相配性是生成符合语法语句的前提条件,也是修饰关系中的首要原则。结果

构式中的结果副词与动词实际上是一种修饰与被修饰的关系,而结果副词的语义特征只有与被指向对象以及动词的语义特征相配,才能形成修饰与被修饰的关系,反之,则不然。

(17) ◯たまごの殻を粉々に砕いて、下絵を書いた紙などに貼り付けて色彩をほどこして仕上げるモザイク画のようなものを想像する人が多いようです。

(18) ×たまごの殻をどろどろに砕いて。

根据《大辞林》(第三版 2006)的解释,「砕く」指的是「固まっているものを、打撃や圧力を加えて細かい破片にする。かたまりを細かくする。」与「こなごな」所表示的「きわめて細かく砕けるさま」意思一致。同时结果副词「こなごな」指向动作对象「たまごの殻」,而它作为一个固体物品,完全具有“经过打击使之粉碎”的可能性。因此动作对象「たまごの殻」、结果副词「こなごなに」、含有结果局面的状态变化动词「砕く」这三者在语义特征上相配一致,因而(17)不仅句法正确、语义也正确。但是,(18)中由于「どろどろ」所表示的意思为「液体のものが、濃くて粘り気の強いさま」,它并不包含“粉碎”的语义特征,「たまごの殻」不可能在「砕く」作用后变成「どろどろ」,因此与动词「砕く」语义特征不符,(18)不成立。

由此可见,结果构式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含有结果局面的状态变化动词、结果副词、结果副词指

向对象这三者语义特征相配的缘故。其成立过程可表示为图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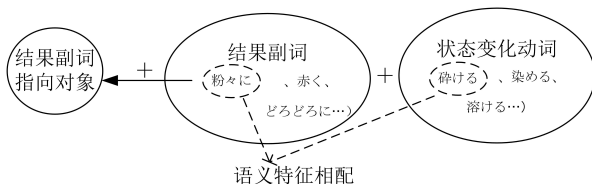


图10 结果构式成立过程

6 结 语

结果构式体现了动词内部丰富的语义构造,符合语言表达简洁有效的经济原则。本文通过考察结果构式中三个构成成分的语义特征,分析它的成立条件及特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结果构式成立的动词必须为具备“BECOME [BE AT-[State]]”语义结构的状态变化动词,而配对动词具备该语义结构。

第二、结果构式中必须有结果副词的共现,以将“动作链”行为→变化→状态中的“结果状态”显现。

第三、他动词结果构式中的结果副词语义只可能指向句中宾语,即动作对象;而自动词结果构式中的结果副词则语义指向句子的主语,即变化作用的主体。

第四、结果构式的成立除了上述条件外,结果副词的语义特征与被指向对象以及动词语义特征必须相配。

注

[1] 本文的结果副词并非指词性中所说的副词,而是副词性修饰成分。仁田(1983、1997、2002)曾将诸如例句(1)(2)中「赤く」之类的副词性成分称为“结果副词”,并对其定义如下:“结果副词关注的是动作行为实现后的结果,通过描述动作行为实现后动作对象或主体的结果性状态,来限定动作行为的实现方式。”

[2] 文中例句除特别注明外,均引自『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

[3] 即该动词意义成立不可或缺的名词性成分,如「食べる」的必须项为动作主和动作对象两项。

[4] 所谓的结果宾语,英语中指的是如例句(5)a中下划线open部分。由于其表示的是动作行为的结果性状态,被称作“结果宾语”。

[5] 中间的下划线部分表示可添加部分。

[6] 也许「蹴る」的作用可能会导致出「ボール」破损之结果;「使う」的作用可能会导致出「針」折断之结果,而这不得不说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变化。但是,关键的问题是这类变化并非是这类动词内部的语义结构。换言之,上述两个变化现象是这类动词作用可能导致的附带性变化、附带性结果,却不是其语义射程,说到底,即便产生出的这些结果也不是动词语义所含。

[7] 该原则由Simpson(1983)发现,后经Levin & Rappaport Hovav(1995)将此命名为“直接宾语限制(Direct Object Restriction)”(小野2007:4)。

“直接宾语”的说法遵循英语语法而来,在日语中应为“对象语”。

[8] 非对格假说认为,从句法构造来说,自动词的主语可分为两类:一类具有与他动词宾语同样的功能,另一类则具有与典型的他动词主语相同的功能。(岸本2005:99)

参考文献

- 仁田義雄.動詞に係る副詞的修飾成分の諸相.日本語学[J].1983,(10):18-29.
- 仁田義雄.日本語文法研究序説[M].くろしお出版,1997.
- 仁田義雄.副詞的表現の諸相[M].くろしお出版,2002.
- 影山太郎.動詞意味論—言語と認知の接点[M].くろしお出版,1996.
- 鷲尾龍一.ヴォイスとアスペクト[M].研究社出版,1997.
- 影山太郎編.日英対照 動詞の意味と構文[M].大修館書店,2001.
- 小野尚之.結果構文研究の新視点[M].ひつじ書房,2007.
- 影山太郎・由本陽子.語形成と概念構造[M].研究社出版,1997.
- Vendler Zeno.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M].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7.
- 須賀一好.自他違い—自動詞と目的語、そして自他の分類[A].動詞の自他[C].ひつじ書房,1995.
- 早津恵美子.有対他動詞と無対他動詞の違いについて—意味的特徴を中心に[A].動詞の自他[C].ひつじ書房,1995.
- Simpson Jane.Resultatives [C].Papers in Lexical-Functional Grammar.ed.by L.Levin.M.Rappaport and A.Zaenen,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Linguistics Club.1983:143-157.
- Levin Beth Malka Rappaport Hovav.Unaccusativity: At the syntax-lexical semantics interface[M]. MIT Press, 1995.
- 岸本秀樹.統語構造と文法関係[M].くろしお出版,2005.
- 何午.日语的非能格自动词与非对格自动词.外语研究[J].2005,(3):17-22.
- 许慈惠.日语语义学的词法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J].2002,(1):11-16.

作者简介:许慈惠(1957—) 女 汉族 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日语语言研究

联系方式:E-mail:xucihui@126.com

作者简介:黄晋(1979—) 女 汉族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日语语言研究

联系方式:E-mail:kousin@163.com

A Study on the Features of Japanes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Abstract: The features of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ar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languages.The establishment of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emantic structure of Japanese verbs,the appearance of the resulting situation, the semantic orientation of the resultative adverbs and the semantic match of each component.It has been very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sentence and define the establishing conditions of th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by analyzing the semantic features of each component and the semant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m.

Keywords: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semantic construction; resultative adverb; unaccusative hypothesis

Author's Information:

Xu Cihui (Female) Year of birth: 1957

Professor at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Japanese Linguistics Study

E-mail: xucihui@gmail.com

Huang Jin (Female) Year of birth: 1979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Japanese Linguistics Study

E-mail: kousin@163.com